

灌園先生日記(一) 一九二七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 1927



著者：林
主編：許

Author: Lin Hsien-t'ang
Editors: Hsu Hsueh-shan

灌園先生日記(一)

一九二七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1, 1927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

編註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劉素芬、周婉窈、鍾淑敏、何義麟、呂紹理、劉世溫、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〇五三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二二九一六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

10341725 近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一六號八樓

電話：(〇二)八二二七八七六六

定價：精裝三〇〇元、平裝二五〇元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再版：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ISBN·957-01-9773-0 (精裝) 957-01-9774-9 (平裝) 統一編號：1008900711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想研究日治、戰後時期台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台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象，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台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的第一冊（一九二七年）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博正先生、林芳嫻女士，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達哲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台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本和

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思。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台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己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台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台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台灣，因當時台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份，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台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台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e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爲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曾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爲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台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雪

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一九〇一年林獻堂（右三）赴廈門、上海兩地視察商況，《台灣日日新報》載：「其意於兩地添謀生理，可聯絡台島」，此為其與中國紳賈合照。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櫟社諸友假林獻堂萊園開春季雅集，是日有社友十一人參加，林獻堂時尚未加入櫟社（一九〇九年加入），故以萊園主人身分待客，背景爲五桂樓（九二一大地震時傾圮，已重建）。首排左一黃旭東，左二莊雲從，左三陳滄玉，左四林載釗，左五陳懷澄，左六林獻堂，右一鄭汝南，右二林仲衡，右三林紀堂（林獻堂堂兄），右四劉國寶，後排左一林朝崧，左二莊竹書，左三林燕卿，左四蔡啓運，左五呂厚菴，左六賴紹堯。





一九一一年粵東名士梁啓超、湯覺頓來台訪問，櫟社成員開歡迎會於林季商
 的瑞軒，旋在台中公園物產陳列館前照相留念。前排左一林階堂，左二林獻
 堂，左三林烈堂，左四鄭毓臣，左五梁啓超，左六湯覺頓，右一蔡啓運（櫟
 社第一任社長），右二陳質芬，中排左一林幼春，左三莊嵩，左四陳懷澄，左
 五傅錫祺（櫟社第三任社長），左六黃旭東，左七賴紹堯（櫟社第二任社長），
 左八王學潛，右一張棟梁，右三陳聯玉，後排左一施家本（林獻堂秘書），左
 三張升三，左五連雅堂，左六林載釗，左七林朝崧，左八陳滄玉，右一呂蘊
 白（林獻堂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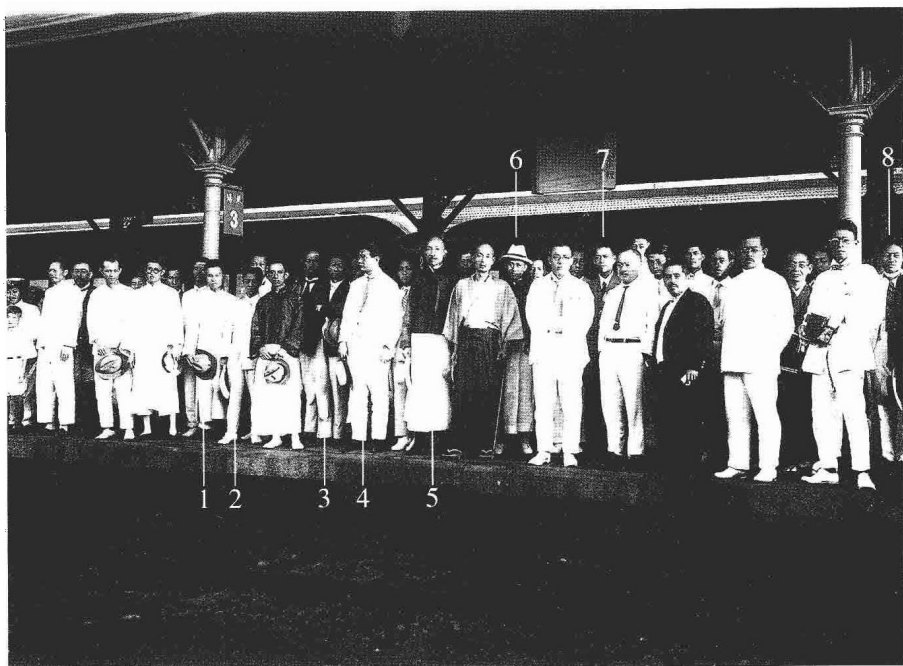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八年林獻堂（中坐）與兩名日本官員合影，
地點為大花廳（下厝）。林獻堂留八字鬚。



台灣新民會創立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林獻堂（第二排右五）於十二月任新民會會長（之前為蔡惠如），此照片於一九二一年攝，第二排左二林呈祿，左三黃呈聰，左四蔡惠如，左五林獻堂，左六莊嵩，第三排右二王敏川，第四排右三蔡培火。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時林獻堂丁祖母羅太夫人憂，而不克參加。十月三十日羅太夫人出殯後，林獻堂才恢復公開活動。此為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合照，總理林獻堂居前排中，前排左一洪元煌，左三蔣渭水，左五連溫卿，中排右一謝春木，右二陳逢源，右三王敏川，右四林資彬，左一蔡培火，左二陳虛谷，後排右一賴和，右三鄭汝南，右四林幼春。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始於一九二一年，由林獻堂所領導，得到日本相關人士的重視，一九二四年日本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來台訪問，此為在台中火車站歡迎的場面。1 莊遂性、2 林資彬、3 葉榮鐘、4 黃呈聰、5 林獻堂、6 蔡培火、7 陳逢源、8 蔣渭水。

一九二七年林獻堂（中）與長公子攀龍（左）、
二公子猶龍（右）旅遊於巴黎街頭。





林獻堂偕同長公子攀龍（右）、次公子猶龍（左）作環球旅行時，於倫敦的合照。